

名家名译

高植译托尔斯泰



Воскресение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ESTERN
CANON
LIBRARY



西方正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L.N.)著;
高植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11
(名家名译)
ISBN 978-7-5534-3087-4-01

I. ①复… II. ①托…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5157号

复活

著 者 [俄]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高 植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猫头鹰工作室
责任编辑 顾学云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9.25
版 次 2015年2月第2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3087-4-01

定价: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活

第一部人物表（以出现先后为次序）

叶卡切锐娜·米哈洛芙娜·马斯洛发（卡邱莎，刘保芙，刘保卡，刘芭沙） 本书女主人翁

苏菲亚·伊发诺芙娜 卡邱莎的教母
 玛丽亚·伊发诺芙娜 苏菲亚的姐姐

聂黑流道夫的姑母

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聂黑流道夫公爵（米恰，米清卡） 本书主人翁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 聂黑流道夫的女管家

米哈益·彼得罗维支
 马特维·尼基蒂支

法官

不莱弗 候补检察官

彼得·巴克拉邵夫 商人

彼得·盖拉西摩维支 中学教员

尼基弗罗夫 政府顾问

陪审员

伊凡·塞灭诺维支 伊发诺夫 退伍上校

尤锐·德米特锐耶维支·丹青考 上尉

格锐高锐·耶菲莫维支·库列邵夫 商人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清肯（西蒙·米哈洛维支）农民
 叶菲米亚·伊发诺发·保支考发 女仆

受审囚犯

非拉邦特·耶灭利亚诺维支·斯灭尔考夫 中毒商人

齐毛亨 中毒商人同伴

齐杭 聂黑流道夫姑母的听差

尚保克 军官

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 聂黑流道夫姨母的老女仆

考尔恰根公爵 退伍将军

伊凡·伊发诺维支·考洛索夫 考尔恰根之友，银行董事

来德尔小姐 宓西妹妹的女教师

彼恰 考尔恰根之子

米哈益·塞尔盖维支·切列根（米沙） 宓西之表兄

玛丽亚·考尔恰基娜（宓西） 考尔恰根公爵之女

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考尔恰基娜公爵夫人 宓西之母

卡切锐娜·阿列克塞芙娜 斯拉夫派的老处女

斯切班 考尔恰根家的饭厅仆人

非力卜 考尔恰根家的听差

卡罗莉娜·阿力别尔托芙娜·基搭也发 鸨母

考尔聂 聂黑流道夫的男仆

好罗纱芙卡

考嫩不列发

非道茜亚·比鲁考发（非尼支卡）

女囚犯

施切格洛夫 囚犯

玛丽亚·卡尔洛芙娜 女典狱

谢道罗夫 监狱侍从，伍长

阿那托尔·彼得罗维支·法那润 律师

发西列夫 店员

聂波姆尼亚施支 流氓

囚犯

彼得罗夫

非道托夫

典狱

米哈益·伊发诺维支·马斯林尼考夫（米卡） 副省长

安娜·伊格娜琪叶芙娜 前人之妻

韦嫩·叶芙莱莫芙娜·保高杜好夫斯卡雅 女政治犯

明绍发 女囚犯

明绍夫 囚犯，前人之子

玛丽亚·巴芙洛芙娜 女政治犯

考利亚 儿童囚犯

灭顿采夫 探监的人

别莉雅芙斯卡雅 } 马斯林尼考夫家的客人
切尔诺夫 }

非那施卡 狱中小孩

第二部人物表（前部已见者不录）

发西利·卡尔累支

马特劳娜·哈锐娜

非的卡

阿尼丝亚

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恰尔斯卡雅

伊凡·米哈洛维支·恰尔斯基

玛丽叶特

切尔维杨斯基

伍拉济米尔·发西利也维支·弗尔夫

基塞外特尔

弗罗必也夫

克锐格斯木特

伊凡·塞米诺维支·别

尼基丁

斯考弗罗特尼考夫

塞列宁

德国管事

卡邱莎之姨母

村童

农妇

伯爵夫人，聂之姨母

伯爵，退职大臣

后面的将军之妻

将军

大法官

福音复兴主义者

男爵，有势的大官

将军，男爵，彼得罗巴夫洛夫堡

垒监狱长

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候补检察长

保加退来夫	侍从武官
莉蒂亚·舒斯托发	政治犯，被释
萨哈罗夫	前人兄
托罗波夫	神圣宗教会议议长
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拉高任斯卡雅	聂之姊
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拉高任斯基	聂之姊丈，法官
非道罗夫	聪明囚犯
奥号请	滑稽囚犯
塔拉斯·发尔顾邵夫	菲道西亚之夫
奥斯丁	外交家
玛富拉	农妇

第三部人物表（前两部已见者不录）

玛丽亚·芭芙洛芙娜·歇帝	女政治犯
伍拉济米尔·西蒙生	政治犯
阿那托尔·彼得罗维支·克累操夫	政治犯
别尔诺夫	护送官之传令兵
马卡尔·皆夫肯	农民犯人
爱米莉亚·基锐洛芙娜·兰彩发	女政治犯
格拉别慈	女政治犯
诺佛德佛罗夫	政治犯
非的卡	瞎囚犯
马尔开·康德拉切夫	工人政治犯
那巴托夫	农人政治犯
布索夫肯	犯人
阿克秀特卡	前人之女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二十二）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三）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七）……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聚集在一小块地方的几十万人，虽然努力去损害他们所居住的土地，虽然用石头去盖压土地，使土地上不生长任何东西，虽然清除一切发芽的草，虽然用煤和石油的烟去污染空气，虽然斩伐树木，赶掉一切的禽兽——在城市里春天依旧是春天。阳光是温暖的，草恢复了生气，在一切未被铲除的地方——不但是在树荫大道的草地上，而且还在石板的缝里——生长、发绿，桦树、白杨、樱树长出了胶质性的香馥的叶子，菩提树凸起了绽裂的蓓蕾，乌鸦、麻雀和鸽子已经春意地快乐地在准备窝巢，苍蝇在太阳晒暖了的墙边嗡嗡地飞。植物、鸟雀、昆虫和小孩，都是快乐的。但是人——年纪大的、成年的人——没有停止欺骗、苦恼他们自己，并且在互相欺骗，互相苦恼。人们认为神圣重要的不是春天的早晨，不是上帝世界的美——这美是为了一切生物的幸福而有的，使人倾向和平、调谐与爱的；他们认为神圣重要的乃是他们为了互相奴役而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例如，在省监狱办公室里，认为神圣重要的不是：春天的优美与欢

乐是给予一切生物与人的；而认为神圣重要的乃是：在头一天收到了一个编号的盖印的有题表的文书，要在四月二十八日这天上午九时提审三个囚禁在监狱里的未决犯——二女一男。有一个女的，是最重要的罪犯，要单独提审。于是，根据这道命令，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典狱长走进了女牢的黑暗发臭的走廊。在他后边，一个面容憔悴，白发髻曲，穿一件袖子镶扁绦的上衣、用蓝边的带子系腰的女人走过了走廊。她是女典狱。

“你找马斯洛发吗？”她问，同值班的典狱走到对着走廊的一道门前。

典狱弄响着铁锁，打开了锁簧，推开狱室的门，从室内发出了比在走廊上更臭的气味，他喊叫：

“马斯洛发，上法庭！”

便又关了门，等候着。

甚至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被风吹进城的，郊野里新鲜爽快的空气。但在走廊上却是令人难受的带伤寒菌的空气，渗含着溺粪、烟脂、腐物的气味，这使得每个新来的人立刻感觉到消沉和忧郁。从院子里来的女典狱，虽然闻惯了恶臭的空气，也觉得如此。她进了走廊，便马上觉得疲倦，想要睡觉了。

狱室里面发出了骚动声：妇女的声音和赤脚走动声。

“赶快，啊，快点呀，马斯洛发，我说的！”典狱长对着狱室的门大声说。

两分钟后，一个低矮的，胸部丰满的，年轻的女人，在白衣白裙之上罩了一件灰大衣，用轻快的步子从门内走出，迅速地转过身站在典狱的旁边。她脚上穿了麻布袜子，袜子外边是囚鞋，头上扎了白巾，在头巾下边，显然是有意的，弹出黑发的髻环。这女人满脸是久被监禁的人的脸上的那种特有的苍白，白得令人想起地室中甘薯的芽。小而宽的手，和大衣宽领上所露出的白而胖的颈子也是这样的颜色。在这个脸上，尤其是正面部的惨白中，是一双动人的、很黑的、发光的、有点儿

肿但很生动的眼睛，有一只是微微斜视的，她站得很直，挺起着丰满的胸膛。踏进走廊时，她微微仰着头，对直地望着典狱的眼，她停止着，准备执行要她去做的一切。典狱正要锁门的时候，一个光头白发老妇人的苍白、严厉、打皱的脸从里面伸出来。老妇人开始向马斯洛发说了些什么。但典狱推门撞老妇人的头，头不见了。从狱室里发出妇女的笑声。马斯洛发也微笑了一下，转身对着门上挖成的小窗子。老妇人在门里边面贴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

“顶要紧的——不要说多余的话，不改口，就够了。”

“不管是怎么一个办法，不会再坏的了。”马斯洛发摇了摇头说。

“当然，是一个，不是两个，”典狱长带着官长相信自己聪明的神气说，“跟我，走！”

露在小窗子口的老妇人的眼睛不见了，马斯洛发到了走廊的当中，用迅速的小步子跟随着典狱长。他们顺石梯走下去，走过比女牢更恶臭更吵闹的男牢，从每间房门上的小窗里有目光跟着看他们；他们走进了办公室，那里已经有了两个扛枪的押送兵。坐在那里的书记，给了兵士当中的一个人一件熏染了烟气的公文，并且指了指女犯，说：“带去。”这兵——红麻脸的下城的农民——把公文放在大衣袖口的折层里，微笑着，对他的伙伴、宽颧骨的邱发施人^①和女犯眨了一眼。兵士们和女犯下了阶梯，走到大门口。

在大门上的小门打开了，兵士和女犯跨过小门的横槛，走进院子，走出垣墙，走过城内的当中铺石头的街道。

车夫、店主、厨子、工人、官吏都停下来，好奇地望着女犯；有的摇摇头，想着：“这是罪恶的——不是我们的那种——行为所生的结果。”小孩们恐怖地望着女盗，并且，只是因为兵士走在她身边，而她现在是什么也不会做了，才觉得安心。一个乡农，卖了煤，在饮食店

^① 属于俄国的一种亚洲人。——毛德。

喝了茶，走到她面前，对自己画了十字，给了她一个戈比^①，女犯脸上泛红，垂了头，说了什么。

女犯感觉到注视在她身上的许多目光，没有把头侧转，偷偷地斜视那些看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意令她高兴。比牢里清洁的、春天的空气也使她愉快，但是不惯行走的穿着粗笨的囚鞋的脚，走在石头上是痛苦的，她望望自己的脚，极力要尽可能地走得轻。在一个面粉店的前面，有一些不为任何人所伤害的鸽子摇摆地走着，女犯从那里经过时，几乎有一只脚碰上了一只深蓝色的鸽子；鸽子飞起来，扑动着双翼，从女犯的耳边飞过，向她刮了一阵风，女犯微笑了一下，然后想起了自己的境遇，深深地叹了口气。

二

女犯马斯洛发的身世是很平凡的。马斯洛发是一个未结婚的女婢养的，这女婢是跟着在乡下的地主家里做管牛妇的母亲过活的。地主两姐妹都是老处女。这个未结婚的女婢每年养一个孩子——这在乡下是寻常的事情——孩子受了洗，然后母亲便不喂哺那不为人需要的、非所期望地出世的、妨碍工作的孩子，于是孩子不久便饿死了。

这样地死了五个孩子。他们都受了洗，后来都不被喂哺，于是他们都夭折了。第六个婴儿是女孩，是过路的催刚人^②生的，假若不是因为两个老处女当中的一个走进了牛房，为了乳脂有母牛的气味而要斥责管牛妇——她的命运也是一样的了。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婴儿躺在牛房里。老处女一方面为了乳脂的事，一方面为了她让产妇躺在牛房里，斥责了她，便要走开，但是看见了婴儿，对她发生了同情心，自愿做婴儿的教母。她替婴儿行了洗礼，后来，可怜自己的教女，给了牛乳和钱给

① 一个戈比是卢布的百分之一。——译者

② 普通叫吉卜赛人。——译者

小孩的母亲，要她喂养小孩，于是小女孩活下来了。因此老处女叫她为“救下来的”。

小孩三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生病死了。管牛妇老祖母感到孙女的拖累，于是老处女们把小孩带在自己身边。黑眼的小女孩长得异常活泼可爱，老处女们都欢喜她。

两个老处女：年轻的、较慈和的是苏菲亚·伊发诺芙娜，她就是替女孩施行洗礼的，年长的、较严厉的是玛丽亚·伊发诺芙娜。苏菲亚·伊发诺芙娜给女孩穿好衣服，教她读书写字，希望使她成为养女。玛丽亚·伊发诺芙娜却说，女孩应该成为女工、好婢女，因此她严厉，在她脾气不好的时候，她责备、甚至殴打女孩。在这两种不同的影响之下，这个女孩长大时，半是婢女，半是养女。她们叫她卡邱莎——这声音没有卡清卡好听，也没有卡威卡普通，是在二者之间的。她缝纫、收拾房间、用白粉擦圣像、烧煮、打谷、煮咖啡、做轻巧的洗濯，有时和老处女们坐在一起，读书给她们听。

有许多人向她求婚，但她不愿嫁任何人，觉得她和那些向她求婚的工人在一起的生活是难受的，她已被舒服的地主生活养娇了。

她这样地活到十六岁。当她过了十六岁的时候，老处女们的侄儿——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有钱的公爵——来到她们家里，卡邱莎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也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个。两年之后，这个侄儿上路去参战时，顺道来到他的姑母们家里，住了四天，在离去的前夕他诱惑了卡邱莎，在最后一天，给了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走开了。在他走后五个月，她确实知道她怀孕了。

从此以后，她觉得一切都是可恨的，她只想逃避那等待着她的羞耻，她不但是冷淡地疏忽地侍候处女们，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地发生了这件事——她忽然地脾气爆发了。她对老小姐们说了些她后来觉得懊悔的粗野的话——并且要求下工。

处女们，很不满意她，让她走了。她到警官家里充当女仆，但只能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因为警官——一个五十岁的老人，开始烦扰她，有一次，当他是特别有冒险进取精神时，她大怒了，叫他傻瓜和老鬼，并且那么用力地推他的胸脯，把他推跌倒了。她因为粗野被赶走了。找事是无用的，她快要生产了，于是她住在一个卖酒的乡下寡妇产婆的家里。生产顺利。但是产婆到了村上一个病妇家去接生，把产褥热传染了卡邱莎，于是男婴儿被人送进了养育院，据送他的老妇人说，到了那里，小孩就死了。

卡邱莎住在产婆家的时候，她的全部的钱是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来的，一百卢布是她的诱惑者给她的。她离开那里时，只剩下六个卢布了。她不知道存钱，她自己花费，也把钱给一切向她请求的人。产婆向她索取了两个月生活费——饭和茶——四十卢布，小孩的遣送费二十五卢布，产婆借去了四十卢布买牛，在衣服和物品上用了二十卢布，所以当卡邱莎复元时，她没有钱了，她必须找一个工作。工作是在森林官家里找到了。森林官是结过婚的人，但正和警官一样，在第一天就开始纠缠卡邱莎。卡邱莎讨厌他，极力逃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经验，更狡猾，尤其是，他是主人，他能够差遣她到他要去的地方去，于是，等到了时机，他便占有了她。太太发觉了，并且有一次她看见丈夫单独和卡邱莎在房里，便动手打她。卡邱莎没有屈服，于是发生了互殴，结果是她未得工资就被赶出屋了。后来卡邱莎进了城，住在城里的姨妈家。姨父是个钉书匠，从前生活很好，但现在失去了所有的雇主，并且酗酒，把到手的一切都在酒上花掉了。

姨妈开了一间小洗衣店，靠这个养活自己和小孩们，并维持着堕落的丈夫。姨妈要马斯洛发在洗衣店里工作。但是看到姨妈家里洗衣妇人们的辛苦生活，马斯洛发迟疑了，她在登记处去找女仆的工作。在一个女太太家找到了工作，女太太和两个儿子、中学生同住。在她上工的一星期后，年长的有胡髭的读第六班的中学生抛开了功课，和马斯洛发纠缠，使她不得安宁。母亲认为过失全在马斯洛发，把她辞歇了。

新的工作没有找到，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马斯洛发到了介绍佣工的登记处，在那里遇到一个在肥胖的光手臂上戴了手钏、在许多手指上戴了戒指的太太。这位太太知道了找事的马斯洛发的情形，把自己的地址给了她，要她到她那里去。马斯洛发到她那里去了。这位太太殷勤地接待她，用包子和甜酒款待她，并且派她的女仆送了一封便函到什么地方去。晚间一个高大的、有白长发和白胡须的人走进房来；这个老人立刻坐在马斯洛发旁边微笑着，把发亮的眼睛望着她，和她调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外一间房里去，马斯洛发听到女主人说：“娇嫩的，乡下来的。”后来女主人把马斯洛发叫去，说他是一位著作家，说他有很多的钱，假若他欢喜她，他什么都不会吝惜的。她使了他欢喜，于是这个著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许诺了常常来看她。钱很快地花完了，付了她在姨母家的食宿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几天之后，著作家又派人来找她。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要她搬进一个单独的住宅。

住在著作家所租的住宅里，马斯洛发爱上了一个住在邻舍的年轻的快乐的店员。她亲自向着作家说明了这个，于是她搬进了一个单独的小住宅。这个店员，应许了娶她，却什么也没有向她提起，就到尼示尼省去了，显然是抛弃了她，于是马斯洛发又独自过活了。她想独自住在宅子里，但是别人不容许她。警察分局向她说，只要她领到黄色执照^①，受了检查，她便可以这么居住。于是她又去到姨母家里。姨母看到她身上的时髦衣服，斗篷和帽子，恭敬地接待她，不敢再要她做洗衣的工作，认为她现在是过高级生活的人了。马斯洛发现在已经没有了做不做洗衣女工的问题。她现在同情地看前面房间里那些苍白瘦臂的洗衣女工们所过的辛苦生活，她们当中有的已经得了肺病，她们在三十度的、有肥皂气味的、冬夏都开着窗子的房里洗涤，熨烫，并且想到她也许要做

① 娼妓证。——译者